發佈：2019-08-15, 週四 11:10
點擊數：15843



科

技的發展會有助於我們的世界更為民主，還是讓獨裁者更能夠控制社會呢？在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與佔領華爾街（Occupy Wall

Street

）等大型社會運動發生之後，有不少學者認為網路科技與社群媒體的發達讓一般民眾能夠有效集

結並組織反對活動，也有助於民主運動的出現（Earl & Kimport 2011; Shirky

2011

）。然而，中國近年來在網路與高科技等領域的發展與「成就」卻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反思這個命

Phoca PDF

題。

從華為被美國封殺開始談起...

美國政府從去年開始以危及國

家安全為由盯上華為之後，又於今（2019）年5

月由川普總統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國企業採用被認為將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危害的外國電信公司，同時美國商務部也將華為加

入制裁名單，許多科技大廠包括Google、ARM也暫停對華為技術支援[1][2]。日前，美國國務卿Mike Pompeo

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大力批評華為創辦人兼執行長任正非曾稱華為沒有與中國政府進行合作是錯誤的說法[3][4]。在這段專訪中，Pompeo

更特別解釋如果一間企業接受中國政府的補貼，就難以避免受到官方的干預與影響，例如協助北京從事間諜行為。

除了政府補貼，中國更以法律明文規定企業內必須設立黨組織，同時，企業不但要參與黨的活動，更需配合國家的情報工作[5]

。因此，華為以及許多中國科技公司，無論是接受官方補貼或是企業決策受到黨的干預，都會讓這些公司成為中國達成政治目的的工具。在今年4

月，澳洲智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

）所發布的報告《中國科技巨頭的圖像與行動軌跡》（Mapping China's technology giants

Phoca PDF

）就明確指出，由於中國試圖透過網路與科技向全球輸出其治理模式，加上許多中國的科技公司也被中共以黨委會組織牢牢掌握，因此很明顯這些企業絕非單純地是一般商業公司而已（Cave, Hoffman, Joske, Ryan & Thomas 2019: 17-19）。

當中國的「數位威權」走向全球

自由之家2018年的網路自由報告就以《數位威權主義的崛起》（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為題，分析各國政府運用科技手段控制民眾、以及全球網路自由倒退的狀況，並特別強調中國政府將監控技術對外輸出正是造成數位威權主義在世界各地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Freedom House 2018）[6]。

在自由之家的報告中，數位威權主義的發展主要包括兩大領域：其一是在網際網路，像是網路言論自由、不實謠言的散播、對隱私權等面向的侵犯，其二則是利用科技直接監控社會大眾，例如由監視器、臉部辨識與AI技術所結合的「天網」（Skynet
）系統，以及用來評估公民信用程度的「社會信用系統」（social credit system），而後者的發展更是高度依賴北京政府對於網路的掌控（Shahbaz 2018）[7][8][9]。自由之家主席Michael J. Abramowitz
更指出，北京領導人最終目的是在國際上用威權主義來取代數位領域現有的自由規範[10]。

那麼，與華為類似的中國網路與科技公司，在中國對外輸出「數位威權」的過程扮演著什麼樣的

Phoca PDF

發佈：2019-08-15, 週四 11:10
點擊數：15843

角色呢？ASPI

的研究團隊追蹤了包括阿里巴巴、騰

訊、華為與海康威視等12

間中國主要的科技公司在全球的業務與投資，發現這些公司不但參與了中國政府在新疆維吾爾族地區的人權侵犯行為，

例如協助建置通訊、監視器與臉部辨識等監控

系統[11]

。同時，這些中國科技巨頭還在世界各國與當地的專制政權進行合作，讓這些威權政府得以利用由中國所提供的科技與網路技術來強化社會控制，進而導致當地人權與自由的狀況持續惡化，例如在辛巴威、委內瑞拉與白俄羅斯等國家（Cave, Hoffman, Joske, Ryan & Thomas 2019: 11-13）[12]。

中國與辛巴威的威權合作

無論是自由之家或ASPI

的報告，都提到了接受北京政府威權輸出的辛巴威國內人權倒退的狀況。不過，辛巴威的例子在非洲國家並非是個案，而且早在數位威權的相關研究出現之前，中國與辛巴威的威權合作就已經相當密切（Erdmann, Bank, Hoffmann & Richter 2013）[13]。Larry Diamond（2010

）更指出，中國於後冷戰時期以一個主要的援助者、投資者與地緣政治行為者的姿態出現在非洲地區，讓這些非洲的威權政府獲得了北京在政治上的支持（political

patron），成為抗衡西方國家勢力的選項。

Phoca PDF

辛巴威在2002年接連被美國與歐盟制裁之後，緊接著前獨裁強人總統穆加比（Robert Mugabe）開始推動辛巴威的「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同時中國政府也擴大對辛巴威的經貿合作、投資與軍事援助，甚至還包括外交與政治支持，例如在2008年聯合國安理會一項對辛巴威制裁的表決中投下反對票（Masunungure 2011）。根據研究指出，由於辛巴威長期以來的人權紀錄非常不佳，而過去中國政府給予辛巴威的援助並未包括人權、環保與民主治理等附帶條件，造成的後果反而是提高貪腐的嚴重程度並降低政治課責性，同時也會削弱公民社會所扮演的角色（Hodzi, Hartwell & Jager 2012）。

近年來，北京對辛巴威獨裁政府的支持也反映在中國科技公司與辛巴威的合作。其中，華為、中興通訊等公司不但與辛巴威的通訊建設進行大量的投資與合作計劃，甚至還參與了辛巴威政府對網路與社群媒體的龐大監控計劃[14]。除了線上監控，辛巴威政府採用了由海康威視（Hikivision）所提供的監視器與監控設備，更於2018年與中國的雲從科技（CloudWalk Technology）簽署合作協定，由該公司提供辛巴威政府臉部辨識技術與資料庫（該協定同時也是中國「一帶一路」計劃的一部分）[15]。穆加比曾在2016年將中國稱為是社群媒體監控的模範，並希望辛巴威能夠加以效仿，現任的總統Emmerson Mnangagwa也依舊維持過去的統治模式，除了與中國政府相當友好之外，仍繼續在北京的協助之下將辛巴威打造成如同中國一樣的監控國家[16]。

Phoca PDF

數位威權與威權擴散的理論對話

既有對於威權擴散的相關研究，在擴散與輸出的模式多半是分為「價值示範」與「實質政策或影響」（Ambrosio 2010; Hall & Ambrosio 2017; Weyland 2017）[17]。其中，所謂實質影響是指，學術研究發現由中國所提供不附帶人權、環保與民主治理等條件的援助或投資，往往會讓許多非民主國家的專制政權更有資源壓制反對勢力，並造成人權與自由的倒退，而這樣的模式又常發生在非洲國家，像是辛巴威就是一例[18]。

除了來自北京的資金，中國的科技公司以及其所提供的各式監控技術，更是直接讓這些威權政府能夠有效進行社會監控，掌握一般民眾的個資、實體行蹤，以及通訊與網路上的各種紀錄，以犯罪預防之名打壓社會異議者，直接在當地複製中國的「歐威爾式監控國家」（Orwellian surveillance state）。此外，中國的數位威權主義背後所代表的價值觀也讓這些威權國家領導人印象深刻，並開始公開讚揚中國的社會治理模式，就如同辛巴威的前總統穆加比一樣。

數位威權主義的輸出就如同其它形式的威權擴散與輸出一樣，透過威權大國的價值示範或實質利益讓在地國家在政治發展上朝向威權的方向移動，只是前者在手段上是透過數位與網路科技等手段，讓政府在控制民眾上更為直接且有效。甚至，這些在世界各國所蒐集到的龐大數據與資料，

Phoca PDF

又會再回傳至位於中國的資

料庫，協助中國政府與科技巨頭公司訓練AI

，不斷強化與完善中國在相關科技的發展。數位威權主義在中國的快速發展，讓這些數位科技巨頭與一般民眾形成極大的權力不對稱與落差，也因此除了中國政府的角色，數位科技巨頭以及其所掌握的權力自然也成為亟需關注與研究的對象（Lv & Luo 2018）；ASPI

的報告不但補充了過去相關領域研究的不足，更讓我們得以瞭解這些中國科技巨頭在北京對全球各國發揮影響力的過程所扮演的角色。

後記：新疆的監視器與美中貿易戰

在新疆的監視器鏡頭與美中貿易戰有什麼關係呢？由於全球的資通訊產業早已形成複雜但完整的跨國分工產業鍊，無論是從智

慧型手機到監視器材的生產，或是像IC

晶片從設計到封裝、測試，過程都是跨國分工及生產，只是目前許多關鍵技術仍掌握在美國手中。因此，中國於2015年提出「中國製造2025」（Made in China 2025），同時又於近年來大力推動IC晶片的自主製造，以及5G行動通訊與AI

等技術的發展，甚至不擇手段地對歐美企業進行竊密，除了想在全球科技爭霸上快速取得優勢外，也是為了擺

脫對美國的技術依賴（中國

在美中貿易戰開始之後更加速這個過程）[19]

。其最終目標就是要建立符合「中國模式」的網路治理型態以及科技規範：不僅是在技術上超越

Phoca PDF

歐美國家，而是在高科技領域的規範與價值上取代現有的西方標準。

川普在美中貿易戰開打後祭出了關稅手段，更對中國企業如中興、華為等科技公司進行制裁或封殺，背後原因除了因為許多中國企業常涉及侵犯智慧財產權與商業竊密，另外也有國家安全的疑慮與考量，被外界形容是「科技戰」（technology war）[20]。其中，川普政府直接針對中國科技公司的作法，包括了美國及其民主盟友逐步暫停與這些中國科技巨頭的合作和產品使用，例如外傳美國考慮限制提供零件與技術給海康威視，如果屬實可能將影響其監視設備的出貨與業務運作，也讓阻止中國數位威權的擴散出現更多的可能[21][22]。然而，對於那些在經貿與技術上非常依賴北京的國家，同時也是在社會經濟條件與民主發展皆相對不足的地區，民主國家則更須投入相對應的資源，以協助其逐步走向良善治理、擺脫對北京的依賴，才能促進全球民主有效抗衡數位威權主義的威脅。

參考文獻

無國界記者，2019，《中國追求的世界傳媒新秩序》，網址：https://rsf.org/sites/default/files/cn_rapport_chine-web_final_2.pdf

Phoca PDF

Ambrosio, Thomas. 2010. “Constructing a Framework of Authoritarian Diffusion: Concepts, Dynamics, and Futu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11: 375-392.

Br utigam, Deborah. 2010.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ve, Danielle, Samantha Hoffman, Alex Joske, Fergus Ryan & Elise Thomas. 2019. Mapping China's Tech Giants,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vailable at: https://s3-ap-southeast-2.amazonaws.com/ad-aspi/2019-05/Mapping%20China%27s%20technology%20giants.pdf?EINwiNpste_FojtgOPriHtlFSD2OD2tL

Diamond, Larry. 2010. “Introduction,” in Democratization in Africa: Progress and Retreat, ed. Larry & Marc F. Plattner,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Earl, Jennifer & Katrina Kimport. 2011. Digitally Enabled Social Change: Activism in the Internet 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rdmann, Gero., André Bank, Bert Hoffmann & Thomas Richter. 2013.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Towar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GIGA Working Paper 229.

Freedom House. 2018. Freedom on the Net: 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available

at: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OTN_2018_Final%20Booklet_11_1_2018.pdf

Hall, Stephen G. H. & Thomas Ambrosio. 2017. “Authoritarian Learning: A Conceptual Overview,” East European Politics 33(2): 143-161.

Hodzi, Obert, Leon Hartwell & Nicola de Jager. 2012. “‘Unconditional aid’-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Zimbabw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1): 79-103.

Human Rights Watch. 2019. China’s Algorithms of Repression: Reverse Engineering a Xinjiang Police Mass Surveillance App, available at: https://www.hrw.org/report/2019/05/01/chinas-algorithms-repression/reverse-engineering-xinjiang-police-mass-surveillance

Lv, Aofei & Ting Luo. 2018. “Asymmetrical Power Between Internet Giants and User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3877–3895.

Masunungure, Eldred V. 2011. “Zimbabwe's Militarize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5(1): 47-64.

McKune, Sarah & Shazeda Ahmed. 2018. “The Contestation and Shaping of Cyber Norms Through China’s Internet Sovereignty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3835–3855.

Michaelsen, Marcus & Marlies Glasius. 2018. “Illiberal and Authoritarian Practices in the Digital Sphere: Prolog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2: 3795–3813.

Shahbaz, Adrian. 2018. “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Freedom on the Net: 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Freedom House, available at: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FOTN_2018_Final%20Booklet_11_1_2018.pdf

Shirky, Clay. 2011.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the public sphere, and political change,” Foreign Affairs 90(1): 28-41.

Weyland , Kurt. 2017. “Autocratic Diffusion and Cooperation: the impact of interests vs. ideology,” Democratization 24(7): 1235–1252.

[1] Cecilia Kang & David E. Sanger, “Huawei Is a Target as Trump Moves to Ban Foreign Telecom Gear,”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5,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15/business/huawei-ban-trump.html

[2] Russell Brandom, “What happens to companies that defy the Huawei ban?,” The Verge Jun 2,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verge.com/2019/6/2/18647156/huawei-ban-consequences-microsoft-commerce-trump

[3] Jessica Bursztynsky, “Secretary of State Pompeo: Huawei’s CEO ‘isn’t tell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truth’ on China government ties,” CNBC May 23,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cnbc.com/2019/05/23/secretary-of-state-pompeo-huawei-saying-that-it-does-not-work-with-the-chinese-government-is-false.html

[4]

Phoca PDF

Pompeo
還向
媒體表示自己與各國政要會面時也會不斷解釋華為所帶來的危害，當他與德國外交部長Heiko Maas
會
面時
更表明未來美國將會停止與那些允許華為參加電信建設的國家共享情報資訊，請參考：David Brunnstrom, “Pompeo tells Germany: Use Huawei and lose access to our data,” Reuters May 3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germany/pompeo-to-germany-use-huawei-and-lose-access-to-our-data-idUSKCN1T10HH

[5]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第30
條
規定
包括企業
在內的組織，「凡
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
立黨的基層組織。」第33

19
條也規定：「在公司中，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的規定，設立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開展黨的活動。公司應當為黨組織的活動提供必要條件
。」此外，中國於2017年所通過的《國家情報法》，在第7
條更規定「任何組織和公
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
」賦予公司與私人企業必須要協助國家從事帶有政治目的的情報工作之法源。

[6]無國界記者（2019
）所發佈的報告《中國追求的世界傳媒新秩序》也指出：「中國的高科技企業不僅推出大眾使用的軟體，也不斷開發提供國家使用的監控系統。這些企業試圖將他們的產品行銷全球，同時為北京政府提供絕佳的審查與監控工具。」

[7] Bradley A. Thayer & Lianchao Han, “China's weapon of mass surveillance is a human rights abuse,” The Hill, May 29, 2019, available
at: https://thehill.com/opinion/technology/445726-chinas-weapon-of-mass-surveillance-is-a-human-rights-abuse

[8] Paul Mozur “Inside China’s Dystopian Dreams: A.I., Shame and Lots of Camera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8,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8/07/08/business/china-surveillance-technology.html

[9] Michaelsen 與Glasius（2018
）則是將數位威權主義分成監控系統、隱私權與不實謠言，以及對言論自由的侵犯等三大面向。

[10] Michael Abramowitz & Michael Chertoff, “The global threat of China’s digital

Phoca PDF

authoritarianism," The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he-global-threat-of-chinas-digital-authoritarianism/2018/11/01/46d6d99c-dd40-11e8-b3f0-62607289efee_story.html?utm_term=.abb6b87ac8e6

[11] 國際NGO「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所發布的報告則指出中國政府利用手機APP來大規模監控新疆居民，以便警方完整掌握可疑民眾的一舉一動，包括可能的政治反抗活動（Human Rights Watch 2019），請參考："How Mass Surveillance Works in Xinjiang, China: 'Reverse Engineering' Police App Reveals Profiling and Monitoring Strategies," Human Rights Watch, May 2,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hrw.org/video-photos/interactive/2019/05/02/china-how-mass-surveillance-works-xinjiang

[12] Paul Mozur, Jonah M. Kessel & Melissa Chan "Made in China, Exported to the World: The Surveillance Stat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9/04/24/technology/ecuador-surveillance-cameras-police-government.html

[13] 例如辛巴威的執政黨「辛巴威非洲民族聯盟 - 愛國陣線」（ZANU–PF）就會定期派遣高階幹部前往北京接受中國共產黨的訓練，請參考：Andrew Kunambura , "Mnangagwa eager to adopt Chinese communist model," The Zimbabwe Independent November 30,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theindependent.co.zw/2018/11/30/mnangagwa-eager-to-adopt-chinese-communist-model/; Kuda Bwititi, "Zimbabwe: Zanu-PF, CPC Forge Stronger Ties," allAfrica May 8, 2019, available at: https://allafrica.com/stories/201905080756.html

[14] 此外，辛巴威還在2016年通過法律，允許政府扣押民眾的上網裝置（例如手機或筆記型電腦），阻止一般大眾在集會或抗爭時使用社群媒體，甚至還在2019年靠著封鎖社群媒體與強行斷網的手段，直接打壓抗議燃油價格上漲的群眾運動，請參考：Peta Thornycroft, "New Zimbabwe law allows seizure of smartphones and laptops as Mugabe turns on social media," The Telegraph August 7,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2016/08/07/new-zimbabwe-law-allows-seizure-of-smartphones-and-laptops-as-mu/; Columbus Mavhunga, "Zimbabwe Activists Push Back on Social Media Restrictions," VOA February 7,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voanews.com/a/zimbabwe-activists-push-back-on-social-media-restrictions/4776684.html

[15] Amy Hawkins, "Beijing's Big Brother Tech Needs African Faces," Foreign Policy, July 24, 2018, available at: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8/07/24/beijings-big-brother-tech-needs-african-faces/

Phoca PDF

[16] Ray Mwareya, “Zimbabwe Drifts Towards Online Darkness,” Coda Story, February 26, 2019, available at: https://codastory.com/authoritarian-tech/zimbabwe-drifts-towards-online-darkness/

[17]
相關的中文介紹可以參考：普麟，〈政體變遷的國際面向：民主輸出、威權擴散與中國因素〉，菜市場政治學，2017年11月12日，網址：https://whogovernstw.org/2017/11/12/linpu3/。

[18] Br utigam （2010）則認為這些非洲國家原本就由威權政府掌權、人權與自由程度不佳，因此中國的援助並非是導致其國內人權狀況倒退的主因。

[19] Arjun Kharpal “China is ramping up its own chip industry amid a brewing tech war. That could hurt US firms,” CNBC June 4,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cnbc.com/2019/06/04/china-ramps-up-own-semiconductor-industry-amid-the-trade-war.html

[20] “Huawei has been cut off from American technology,” The Econnomist May 25,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2019/05/25/huawei-has-been-cut-off-from-american-technology; David J. Lynch “How the U.S.-China trade war became a conflict over the future of tech,”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2,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conomy/how-the-us-china-trade-war-became-a-conflict-over-the-future-of-tech/2019/05/22/18148d1c-7ccc-11e9-8ede-f4abf521ef17_story.html?utm_term=.bb5deb4bdfcb

[21]根據《紐約時報》分析指出：「...把海康威視(Hikvision)公司列入美國黑名單。這也標誌著川普第一次因為其在監視和大規模拘禁維吾爾人——一個主要是穆斯林的少數民族——中起的作用而懲罰一家中國公司。」請參考：Ana Swanson & Edward Wong, “Trump Administration Could Blacklist China’s Hikvision, a Surveillance Firm,”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nytimes.com/2019/05/21/us/politics/hikvision-trump.html;
其它相關新聞報導也可參考：Arjun Kharpal “US takes aim at Chinese surveillance as the trade war becomes a tech war,” CNBC May 26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cnbc.com/2019/05/27/china-mass-surveillance-state-technology-at-center.html; Cassell Bryan-Low, Colin Packham, David Lague, Steve Stecklow & Jack Stubbs, “Hobbling Huawei: Inside the U.S. war on China’s tech giant,” Reuters May 21,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reuters.com/investigates/special-report/huawei-usa-campaign/#article-the-5g-fight

[22]以台灣為例，早在2013年政府就禁止4G業者採用包括華為在內的中國製設備，更於去年由國安會宣布八大關鍵基礎建設相關產業都禁用中國製產品

Phoca PDF

發佈：2019-08-15, 週四 11:10
點擊數：15843

，以行動表達支持美國
的立場，請參考：曾雅凰，〈國安會宣布！明
年起8
大關鍵基礎建設禁用中國製產品〉，民視新聞
網，2018年12月15日，網址：
https://www.ftvnews.com.tw/AMP/News_Amp.aspx?id=2018C15W0012。

作者 普麟 為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碩士

Phoca PDF